

宋史卷四四七
列传第二〇六

忠义二

霍安国 李涓 李邈 刘翊附 徐揆
陈邁 赵不试 赵令巖 唐重
郭忠孝 程迪附 徐徽言 向子韶
杨邦乂

霍安国，不知何许人，燕山之复，以直秘阁为转运判官。宣和末，知怀州。靖康元年，路允迪奉使至怀，表其治状，加直龙图阁。岁中，进右文、集英殿修撰，徙知隆德府，未行复留。金骑再至，遂被围，安国捍御不遗力，鼎、泮兵亦至，相与共守。拜徽猷阁待制，然竟以闰十一月城陷。将官王美投壕死。粘罕引安国以下分为四行，使夷官问不降者为谁，安国曰：“守臣安国也。”问余人，通判州事直徽猷阁林渊，兵马钤辖、济州防御使张彭年，都监赵士宁、张谏、于潜，鼎、泮将沈敦、张行中及队将五人，同辞对曰：“渊等与知州一体，皆不肯降。”酋令引于东北乡，望其国拜降，皆不屈，乃解衣面缚，杀十三人而释其余。安国一门无噍类。明年，赠延康殿学士。

李涓字浩然，驸马都尉遵勛曾孙也。以荫为殿直，召试中书，易文阶，至通直郎，知鄂州崇阳县。靖康元年，京城被围，羽檄召天下

兵。鄂部县七，当发二千九百人，皆未集，涓独以所募六百锐然请行。或谓：“盍徐之，以须他邑。”涓曰：“事急矣，当持一信报天子，为东南倡。”而募士多市人，不能军，涓出家钱买牛酒激犒之。令曰：“吾固知无益，然世受国恩，唯直死耳。若曹知法乎，‘失将者死’，钩之一死，死国留名，男儿不朽事也。”众皆泣。

即日，引而东，北过淮，蒲圻、嘉鱼二县之兵始至，合而前。至蔡，天大雪，蔡人忽噪而奔，曰：“敌至矣。”即结阵以待。少焉，游骑果集，涓驰马先犯其锋，下皆步卒，蒙鹵盾径进，颇杀其骑，且走。涓乘胜追北十余里，大与敌遇，飞矢猬集，二县兵亟舍去。涓创甚，犹血战，大呼叱左右负己，遂死焉，年五十三。士卒死者六七。上官有忌涓者，胁亡卒诬已遁。明年，金兵去，蔡人以其尸归，朝廷录其忠，赠朝奉郎，官其三子。

李邈字彦思，临江军清江人，唐宗室宰相适之后。少有才略，精悍敏决，见事风生。以父任为太庙斋郎。初调安州司理，监润州酒务。用荐改京官，监在京竹木务，擢提辖环庆路粮草，通判河间府。

以迁蔡京、童贯，换右列，由承议郎换庄宅副使，知信安军，迁知霸州，为辽国贺正副使。还，贯将连金人夹攻契丹，呼邈至私第，以语动之，使附己。邈言契丹人未厌其主，贯惧邈有异议，即奏不俟对，令复任。邈上书言：“契丹不可灭，苟误几事，愿诛臣以谢边吏。”都转运使沈积中摺邈罪五十有三条，鞠治一无所得，乃以建神霄宫不如诏，免官。

久之，监在京染院，进都大提举京西汴河提岸。盗起浙东，改江、淮、两浙制置司管当公事，改知严州，代还。贯欲以西师入燕，邈复语贯曰：“方腊小丑，一呼屠七州四十余县，竭数路之力而后能平之，殆天以此警公也，何可遽移之北乎？”因密教贯阴佐契丹以图金人，贯不能用，乃乞致仕。贯收复燕山，奏邈知涿州，改易州，皆辞不赴。叹曰：“国家祸乱自兹始矣！”

金人犯京师，诏趣入见，邈慨然复起就道。既至，会姚平仲战不利，京师震动，上不以时赐对，问御敌奈何？邈言：“胜负兵家之常势，陛下无过忧，第古未有和战不定而能成功者。”因言：“种师道宿将，有重名，二敌所畏。朝廷自主和议，而尽以诸道兵畀师道，视敌为进退。将在军中，君命有所不受，使见可击而进，胜固社稷之福；不胜，亦足使敌知吾将帅有以国为任者。”上称善，而耿南仲方主和议，不合，乃换右文殿修撰、京畿转运使，辞不拜。

金人犹驻毛驼岗，乃以邈为京城西壁守御使。邈言：“姚平仲败绩，而敌犹不敢留，是畏我也。不以种师道再战，已失机会；尚可尾其行，及河半渡击之，犹足为后戒。”议复格。三上章致仕，不允。改主管马军公事、权枢密副都承旨，出为河北西路制置使。以措置山西塘湾、屯田、弓箭手事，邈论塘湾不可为，夺制置使，下迁提举保甲，仍领措置司。又论不已，再夺观察使，则金兵将及境矣。遂复旧官，守真定。后二日，落阶，拜青州观察使，仍知府事。

邈始视事，兵不满二千，钱不满二百万，自度无以拒敌，乃谕民出财，共为死守。民恃邈为固，不数日，得钱十三万贯、粟十一万石，募民为勇敢亦数千人。而新集之兵皆无斗志，金人至，邈乞师于宣抚副使刘锜，且间道走蜡书上闻，皆不报。城被围，且战且守，相持四旬。城破，邈巷战不克，将赴井，左右持之不得入。斡离不胁邈拜，不拜，以火燎其须眉及两髀，亦不顾，乃拘于燕山府。

金人问曰：“集民兵击我，谓我为贼，何也？”邈曰：“汝负盟，所至掠吾金帛子女，何讳吾言敌？”不能屈。久之，欲以邈知沧州，笑而不答。且说之曰：“天下强弱之势安有常，特吾中国适逢其隙耳。汝不以此时归二帝及两河地，岁取重币如契丹，以为长利，强尚可恃乎？”金人讳其言，命邈被发左衽，邈愤，诋毁甚力，金人挝其口，犹吮血嚼之。翼日，自去发为浮屠，金人大怒，遂遇害。将死，颜色不变，南向再拜，端坐就戮，燕人为之流涕。高宗赠昭化军节度使，谥曰忠壮。

刘翊，靖康元年，以吉州防御使为真定府路都铃辖。金人攻广信、保州不克，遂越中山而攻真定。翊率众尽夜搏战城上。金兵初攻北壁，翊拒之，乃伪徙攻东城，宣抚使李遯复趣翊往应；越再宿，潜移攻具还薄北城，众攀堞而上，城遂陷。遯就执，翊犹集左右巷战，已而稍亡去，翊顾其弟曰：“我大将也，其可受贼戮乎！”挺身溃围欲出，诸门已为敌所守，乃之孙氏山亭中，解绶自缢死。”

徐揆，衢州人。游京师，入太学。靖康元年，试开封府进士，为举首，未及大比而遭国难。钦宗诣金营不归，揆帅诸生扣南薰门，以书抵二酋，请车驾还阙。其略曰：“昔楚庄王入陈，欲以为县，申叔时谏，复封之。后世君子，莫不多叔时之善谏，楚子之从谏，千百岁之下，犹想其风采。本朝失信大国，背盟致讨，元帅之职也；郡城失守，社稷几亡而存，元帅之德也；兵不血刃，市不易肆，生灵几死而活，元帅之仁也；虽楚子存陈之功，未能有过。我皇帝亲屈万乘，两造辕门，越在草莽，国中喁喁，跂望属车之尘者屡矣。道路之言，乃谓以金银未足，故天子未返，揆窃惑之。今国家帑藏既空，编民一妾妇之饰，一器用之微，无不输之公上。商贾绝迹，不来京邑，区区岂足以偿需索之数。有存社稷之德，活生灵之仁，而以金帛之故，留质君父。是犹爱人之子弟，而辱其父祖，与不爱无择，元帅必不为也。愿推惻隐之心，存始终之惠，反其君父，班师振旅，缓以时日，使求之四方，然后遣使人奉献，则楚封陈之功不足道也。”二酋见书，使以马载揆至军诘难，揆历声抗论，为所杀。建炎二年，追录死节，诏赠宣教郎，而官其后。

陈遵字亨伯，其先自江宁徙永州。登进士第。知莘县，为治有绩，魏尹蒋之奇、冯京、许将交荐之。知雍丘县，徽宗将以为御史，而遭父祐甫忧。毕丧，为广西转运判官。蔡京启蛮徭地，建平、从、允三州，进言：“蛮人幸安静，轻扰以兆衅，不可。”京恶之，以他事罢归。

旋知商州、兴元府，入为驾部、金部员外郎。张商英得政，用为左司员外郎。俄擢给事中，会商英免相，蔡嶷摄封驳，力沮止之，遽惧，请外。以直秘阁为河北转运使，加直龙图阁，徙陕西。召还京师，而蔡京复相，再使河北，徙淮南。帝将易置发运使，命选诸道计臣有阙阅者，执政以遽言，京曰：“职卑不可用，愿更选。”帝曰：“可除集英殿修撰使往。”京乃不敢言。遂为副使，未几，升为使。朝廷方督纲饷，运渠壅涩，遽使决吕城、陈公两塘达于渠。漕路甫通，而朱勔花石纲塞道，官舟不得行。遽捕系其人，而上章自劾。帝为黜动人，进遽徽猷阁待制。

宣和二年冬，方腊乱，诏以属遽。遽言：“腊始起青溪，众不及千，今胁从已过万，又有苏州石生、归安陆行儿，皆聚党应之。东南兵弱勢单，士不习战，必未能灭贼。愿发京畿兵、鼎泮枪盾手，兼程以来，庶几蜂起愚民，不至滋蔓。”帝悉行其言。

加龙图阁直学士，经制七路，治于杭。时县官用度百出，遽创议度公私出纳，量增其赢，号“经制钱”。其后总制使翁彦国仿其式，号“总制钱”。于是天下至今有“经总制钱”名，自两人始也。

又言：“妖贼陵暴州县，唯搜求官吏，恣行杀戮。往往断截支体，探取肺肝，或熬以鼎油，或射以劲矢，备极惨毒，不偿怨心。盖贪污嗜利之人，倚法侵牟骚动，不知艺极。积有不平之气，结于民心，一旦乘势如此，可为悲痛！此风不除，必更生事。臣愿彩摭官吏奸脏尚仍旧习者，按治以闻，乞重置于理。”许之。

又进学士，凡所施置，以御笔先下。于是劾越州王仲蕤纠市民造金茶器，减直买军粮券，而以私钱取之，仲蕤坐黜。杭经巨寇后，河渠堙塞，邦人以水潦为病。前守数请于朝，皆以劳费辍役。遽以冬月檄真、扬、润、楚诸郡，凡守牌纲卒，悉集治所。先是，当闭牌，群卒无以食，率冻饿不自聊。闻命，相率呼舞以来者二千人，用其力治河，不两月毕，杭人利焉。

徙河北都转运使，进延康殿学士，历知中山、真定、河间府。钦宗立，加资政殿学士，积官至光禄大夫。复为真定，又徙中山。金人

再至，遵冒围入城，坚壁拒守。诏康王领天下大元帅，命遵为兵马元帅。受围半年，外无援师。京都既陷，割两河求和。遵弟光禄卿适至中山，临城谕旨，遵遥语之曰：“主辱臣死。吾兄弟平居以名义自处，宁当卖国家为囚孥乎？”适泣曰：“兄但尽力，勿以弟为念。”

遵呼总管使尽括城中兵击贼，总管辞，遂斩以徇。又呼步将沙振往。振素有勇名，亦固辞，遵固遣之。振怒且惧，潜衷刃入府。遵妾定奴责其辄入，振立杀之，遂害遵于堂，及其子锡并仆妾十七人。长子钜以官淮南获免。振出，帐下卒噪而前曰：“大敌临城，汝安得杀吾父？”执而摔裂之，身首无余。城中无主，乃开门出降。金人入见其尸曰：“南朝忠臣也。”斂而葬诸铁柱寺。建炎初，赠特进。

遵性孝友，为人宽厚长者。任部刺史二十年，每出行郡邑，必焚香祈天，愿不逢贪浊吏。尝荐王安中、吕颐浩、张焘、谢克家、何铸，后皆至公辅，世以为知人。

适由开封少尹、卫尉少卿至光禄卿。是役也，金人执之以北。后十年，死于云中。

赵不试，太宗六世孙。宣和末，通判相州，寻权州事兼主管真定府路经略安抚公事。建炎元年，知相州。初，汪伯彦既去相，金人执其子似，遣来割地，似至相，不试固守不下。明年，金人大入。州久被围，军民无固志，不试谓之曰：“今城中食乏，外援不至。不试，宗子也，义不降，计将安出？”众不应。不试知事不可为，遂登城与金人约勿杀，许之。既启门，乃纳其家井中，然后以身赴井，命提辖官实以土。州人皆免于死。

赵令巖，燕懿王玄孙，安定郡王令衿兄也。初名令裨。建炎初，仕至鄂州通守，领兵戍武昌。贼阎瑾犯黄州，纵掠而去。令巖渡江存抚之，黄人乃安。李纲言于上，擢直龙图阁、知黄州，赐令名。奉诏修城，凡六月而毕。贼张遇过城下，招令巖。度不能拒，出城见之，遇饮以酒，一举而尽，曰：“固知饮此必死，愿勿杀军民。”遇惊曰：

“先以此试公耳。”更取毒酒沃地，地裂有声，乃引军去。未几，丁进、李成兵迭至，俱击却之。叛将孔彦舟又引兵围城，率民兵固守，凡六日乃解。

三年，以内艰去，诏起服。时金人闻孟太后在南昌，欲邀之，径犯黄州。令崧已还在道，郡卒得金人笱木凿箭，浮江告急。令崧疾趋，夜半入城。金人力攻，翼日城陷。金人欲降之，大骂不屈，酌以酒，挥之不肯饮，又衣以战袍，曰：“我岂当服！”金人曰：“赵使君何坚执膝？”曰：“但当拜祖宗，岂能拜犬彘！”金人怒，鞭之，流血被面，骂不绝口而死。事闻，赠徽猷阁待制，谥曰愍忠。州人乞立庙，从之。初，城破，都监王远、判官吴源、巡检刘卓，皆以不屈死焉。

唐重字圣任，眉州彭山人。少有大志。大观三年进士。徽宗亲策士，问以制礼作乐，重对曰：“事亲从兄，为仁义礼乐之实。陛下以神考为父，哲宗为兄，盖亦推原仁义之实而已，何以制作为？”授蜀州司理参军，改成都府府学教授，知怀安军金堂县，授辟雍录。

先是，朝廷以拓土为功，边帅争兴利以徼赏，凡蜀东西、夔峡路及荆湖、广南，皆诱近边蕃夷献其地之不可耕者，谓之纳土，因置州县，所至骚然。重以其利害白之宰相，因是荐之，召对。迁吏部员外郎、左司郎官、起居舍人。

金人入京师，重言：“开边之祸，起于童贯，故金人以贯为祸首。若斩贯首，遣人传送于金，尚可缓兵。”或献议远避，重闻卫士语，以告于朝，始定守城之计。擢右谏议大夫。时宰执各主和战二议，重上疏乞命其廷辨得失。金人要求金帛，中书侍郎王孝迪下令，有匿金银者死，许人告。重曰：“如此，则子得以告父，弟得以告兄，奴婢得以告主矣，岂初政所宜？”即与御史抗论，乃止。又累疏乞斩蔡京父子以谢天下。寻迁中书舍人，词命多所缴奏。又言：“近世不次用人，其间致身宰辅，有未尝一日出国门者。乞先补外，以为之倡。”上开纳，而宰相执奏以为不可。明日，台谏皆得罪，重落职知同州。

金人已陷晋、绛，将及同。重度不能守，乃开门纵州人使出，自

以残兵数百守城，以示必死。金人疑有备，不复渡河而返。降诏奖谕，擢天章阁待制。先是，陕西宣抚使范致虚提五路兵勤王，至陕州。重遣致虚书，言：“中都倚秦兵为爪牙，诸夏恃京师为根本。今京城围久，人无斗志，若五路之师逡巡未进，则所以为爪牙者不足恃，而根本摇矣。然溃卒为梗，关中公私之积已尽；又闻西夏侵掠鄜延，为腹背患。今莫若移檄蜀帅及川峡四路，共资关中守御之备，合秦、蜀以卫王室。”致虚锐于出师，由澠池屯千秋镇，为金将所败，军皆溃，退保潼关，而五路之力益耗矣。重募人间道走京城归报。二帝既北行，重即移檄川、秦十路帅臣，各备礼物往军前迎奉。

未几，高宗即位，重上疏论今急务有四，大患有五。所谓急务者，以车驾西幸为先，次则建藩镇、封宗子，通夏国之好，继青唐之后，使相犄角，以缓敌势。所谓大患者，法令滋彰，朝纲委靡，军政败坏，国用竭，民心离。欲救此者，宜守祖宗成宪，登用忠直，大正赏刑，诚今日之急务。

长安谋帅，刘岑自河东使还，上亦询可守关中者，岑以重对，乃以天章阁直学士知京兆府，寻兼京兆府路经略制置使。

重前在同州，凡三疏上大元帅府，乞早临关中以符众望。且画三策：一谓镇抚关中以固根本，然后营屯于汉中，开国于西蜀，此为策之上；若驻节南阳，控楚、吴、越、齐、赵、魏之师，以临秦、晋之墟，视敌强弱为进退，选宗亲贤明者开府于关中，此为策之次；僥因都城，再治城池汴、洛之境，据成皋、崤函之险，悉严防守，此策之下；若引兵南度，则国势微弱，人心离散，此最无策。暨至永兴，又六上疏，皆以车驾幸关中为请。并条奏关中防河事宜，大意谓：“虢、陕残破，解州、河中已陷，同、华州沿河与金人对垒，边面亘六百余里。本路无可战之兵，乞增以五路兵马十万以上，委漕臣储饬以守关中。

章凡七八上，朝廷未有所处。重复上疏曰：“关中百二之势，控制陕西六路，捍蔽川峡四路。今蒲解失守，与敌为邻，关中固，则可保秦、蜀十路无虞。缘逐路帅守、监司各有占护，不相通融。昨范致虚会合勤王之师，非不竭力，而将帅各自为谋，不听节制。乞选宗亲

贤明者充京兆牧，或置元帅府，令总管秦、蜀十道兵马以便宜从事，应帅守、监司并听节制。缓急则合诸道之兵以卫社稷，不惟可以御敌，亦可以救郡县瓦解之失。”又乞节制五路兵，俱不报。

金将娄宿渡河陷韩城县，时京兆余兵皆为经制使钱盖调赴行在。重度势不可支，以书别其父克臣曰：“忠孝不两立，义不苟生以辱吾父。”克臣报之曰：“汝能以身殉国，吾含笑入地矣。”及金人入境，重遣书转运使李唐孺曰：“重平生忠义，不敢辞难。始意迎车驾入关，居建瓴之势，庶可以临东方。今车驾南幸矣，关陕又无重兵，虽竭智力何所施，一死报上不足惜。”

及金兵围城，城中兵不满千，固守逾旬，外援不至。而经制副使傅亮以精锐数百夺门出降，城陷，重以亲兵百人血战。诸将扶重去，重曰：“死吾职也。”战不已，众溃，重中流矢死。初，唐孺以其书闻，俄以死节报。上哀悼之，赠资政殿学士，后谥恭愍。

郭忠孝字立之，河南人，签书枢密院事遼之子。受《易》、《中庸》于程颐。少以父任补右班殿直，迁右侍禁。登进士第，换文资，授将作监主簿。年逾三十，不忍去亲侧，多仕于河管库间。宣和间，为河东路提举。解梁、猗氏与河东接壤，盗贩盐者数百为群，岁起大狱，转相告引，抵罪者众。忠孝止治其首，余悉宽贷。宰相王黼怒之，坐废格盐法免。

靖康初，召为军器少监。入对，以和议为非是，力陈追击之策，谓：“兵家忌深入，金人自燕蓟兴兵，逾河朔，犯都城，其锋不可当，今锐气且衰，又顾子女玉帛之获，故议和以疑我师。今诸道之师集矣，宜乘其惰击之，若不能击其归，他日安能御其来。”上命与宰相吴敏、枢密李纲议，忠孝复条上战守利害、士马分合之策十余事。主和者众，卒不用其策。改永兴军路提点刑狱，措置保甲。初，议者请择保甲十万刺为义勇，分隶河朔诸郡。忠孝曰：“保甲岁久，死亡者众，择三万人守都城可也，河朔骑兵之地，非保甲所宜。”上从之。忠孝亟走关陕，得胜兵三万，分隶十将，择一将统之。继遣兵趋泽、潞，

听宣抚司节制。

金人再犯京师，永兴帅范致虚率诸军由滑、澠入援，忠孝曰：“金人深入，而河东无守备，愿分兵走太行，扼其归路，彼必来战，城下之围可缓。”致虚以为然。撤河中守席益、冯翊守唐重与忠孝同出河东，为牵制之举，大军尽出函谷。忠孝独以蒲、解军三千至猗氏，遇金人，破之。逾绛州，破太平砦，斩首数百级。攻平阳，入其郭。会大军失利滑、澠间，乃引还。及金人犯永兴兵寡，或劝忠孝以监司出巡，可以避祸。忠孝不答，与经略唐重分城而守。忠孝主西壁，唐重主东壁。金人陈城下，忠孝募人以神臂弓射之，敌不得前。已而攻陷城东南隅，忠孝与重及副总管杨宗闵、转运副使桑景询、判官曾谓、经略主管机宜文字王尚，提举军马武功大夫程迪俱死之，朝廷，赠忠孝大中大夫，子雍，别有传。

程迪字惠老，开封人。父博古，部鄜延兵战死永乐。迪以门荫得官。宣和中，从杨惟中征方腊有功，加武功大夫、荣州团练使、泸南潼川府路走马承受公事。

诸使合荐迪忠义谋略，可任将帅，召赴行在。经略制置使唐重以敌迫近，留迪提举军马，措置民兵以为备。金人已自同州渡河，或劝迪还蜀，迪思有以报国，不从。乃诣种氏诸豪，谋率众保险，俟其势稍衰，出奇击之。转运使桑景询知其谋，以告唐重，揭榜许民择险自固。会前河东经制使傅亮建议当守不当避，重从之，以亮为制置副使，去者悉还。既而金兵益迫，重乃以迪提举永兴路军马，措置民兵，令迪行视南山诸谷，将运金帛徙治其中。因召土豪，集民兵以补军籍。会应募者众，亮语重曰：“人心如此，假以旬日，守备且具，奈何望风弃去。”重大然之，即檄诸司听亮节制。金人近城，迪又欲选兵迎战，使老稚得趣险，尚可以活十万人。亮执议城守，金人四面急攻，外无援兵，迪率诸司及统制偏裨以下东乡会盟：“危急必以死相应，誓不与俱生。”慷慨呜咽，同盟皆感泣。

城破，乃自亮所分地始。亮先出降，众溃。迪率其徒行徇于众

曰：“敌仇我矣，降亦死，战亦死！”努力与斗，愤怒大呼，口流血，士皆感奋，多所斩杀。迪冒飞矢，持短兵接战数十合，身被创几遍，绝而复苏，犹厉声叱战不已，遂死之。麾下士昇置空室中，比屋皆烬，室独不火，及敛，容色如生。诏赠明州观察使，谥恭愍。子昌溲。

徐徽言字彦猷，衢之西安人。少为诸生，泛涉书传。负气豪举，有奇志，喜谈功名事。大观二年，诏求材武士，韩忠彦、范纯粹、刘仲武以徽言应诏，召见崇德殿，赐武举绝伦及第。

历保德军监押，以边功加阁门祗候、平阳府军马铃辖，权知保德军。改总领河西军马，以讨西夏功，累迁秉议郎。宣和四年，将伐燕，命太原帅张孝纯招河西帐族，遣徽言入其地。帐族拒而射之，徽言迎战破之，遂定天德、云内两城。宣抚使童贯嫉其功，檄太原不得违节度。复弃去。孝纯先定朔、武二州，亦不能守。改知火山军兼统制河西军马，徙赴石州。

靖康初，迁武翼郎、阁门宣赞舍人。金人围太原，分兵绝粮道，自隰、石以北，命令不通者累月。徽言以三十人渡河，一战破之。迁武经郎、知晋宁军兼岚石路沿边安抚使。

金人再犯京师，陕西制置使范致虚纠合五路兵赴难，檄徽言守河西。钦宗割两河以纾祸，同知枢密院事聂昌出河东，为金人所劫，以便宜割河西三州隶西夏。晋宁军民大恐，曰：“弃麟、府、丰，晋宁岂能独存！”徽言曰：“此使人矫诏耳。三郡在河西，设有诏，犹当执奏，况无之耶！”遂率兵复取三州，夏人所置守长皆出降，徽言慰遣之。又并取岚、石等州，教弋船卒乘羊皮浑脱乱流以掩敌。

金人益备克胡寨、吴堡津，遣守领为九州都统，与晋宁对垒。徽言出奇兵袭逐之。时河东郡县沦没，遗民日俟王师之室。徽言阴结汾、晋土豪数十万，约复故地则奏官为守长，听世袭。条其事以闻，俟报可，即身率精甲捣太原，径取雁门，留兵戍守，且曰：“定全晋则形胜为我有，中原当指期克复，投机一时，会不可失。”奏上，诏徽言听王庶节制，议遂格。

—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。

金人忌徽言，欲速拔晋宁以除患。建炎二年冬，自蒲津涉河围之。先是徽言移府州，约折可求夹攻金人。可求降，金将娄宿挟至城下以招徽言。徽言故与可求为姻，乃登陴以大义噍数之。可求仰曰：“君于我胡大无情？”徽言摄弓厉言曰：“尔于国家不有情，我尚于尔何情？宁惟我无情，此矢尤无情。”一发中之，可求走，因出兵纵击，遂斩娄宿孺董之子。当是时，环河东皆已陷，独晋宁屹然孤墉，横当强敌，势相百不抗。徽言坚壁持久，抚摩疲伤，遣没人泅河，召民之逃伏山谷者几万众，浮筏西渡，与金人麇河上，大小数十战，所俘杀过当。晋宁吴天下险，徽言广外城，东压河，下堑不测，谯堞雄固，备械甚整。命诸将画隅分守，敌至则自致死力，以劲兵往来为游援。

金进攻数败，不得志，围之益急。晋宁俗不井饮，寄汲于河。金人载茭石湮壅支流，城中水乏绝，储偸浸罄，铠仗空敝，人人愴忧，知殒亡无日。徽言能得众心，奋枵饿伤夷之余，哀折槩断刃，以死固守。既自度不支，取炮权、篋格，凡守具悉火之，曰：“无以遗敌。”遣人间道驰书其兄昌言曰：“徽言孤国恩死矣，兄其勉事君。”一夕，裨校李位、石斌系帛书飞箭上，阴约娄宿启外郭纳金兵。徽言与太原路兵马都监孙昂决战门中，所格杀甚众，退婴牙城以守。金人攻之不已，徽言置妻子室中，积薪自焚。仗剑坐堂上，慷慨语将士：“我天子守士臣，义不见蔑敌手。”因拔佩刀自拟，左右号救持之急，金兵猥至，挟徽言以去，然犹惮其威名。

娄宿得徽言所亲说徽言：“盍具冠被见金帅。”徽言斥曰：“朝章，覲君父礼，以入穹庐可乎？汝污伪官，不即愧死，顾以为荣，且为敌人摇吻作说客邪？不急去，吾力犹能搏杀汝。”娄宿就见徽言，语曰：“二帝北去，尔其为谁守此？”徽言曰：“吾为建炎天子守。”娄宿曰：“我兵已南矣，中原事未可知，何自苦为？”徽言怒曰：“吾恨不尸汝辈归见天子，将以死报太祖、太宗地下，庸知其他！”娄宿又出金制曰：“能小屈，当使汝世帅延安，举陕地并有之。”徽言益怒，骂曰：“吾荷国厚恩，死正吾所，此膝詎为汝辈屈耶？汝当亲刃我，不可使

余人见加。”娄宿举戟向之，覬其惧伏。徽言披衽迎刃，意象自若。饮以酒，持杯掷娄宿曰：“我尚饮汝酒乎？”慢骂不已。金人知不可屈，遂射杀之。粘罕闻其死，怒娄宿曰：“尔粗狠，可专杀义人以逞尔私？”治其罪甚惨。

初，徽言与刘光世束发雅故。光世被命援太原，次吴堡津，辄顿不进。徽言移书趣行，未听；又谕以太原危不守，旦暮望救，总管承诺赴急，不宜稽固取方命罪，光世犹前却。徽言即露章劾其逗挠，封副与之，光世惶遽引道。

宣抚使张浚与诸使者相继以死节事闻，高宗抚几震悼，顾谓宰相曰：“徐徽言报国死封疆，临难不屈，忠贯日月，过于颜真卿、段秀实远矣。不有以宠之，何以劝忠，昭示来世。”乃赠晋州观察使，谥忠壮。再赠彰化军节度。

祁昂亦引刀欲自刺，金人拥至军前，不屈而死，至是赠成忠郎、团练使。徽言子冈既同死事，而从孙适亦以守安丰死。昂父翊，宣和末知朔宁府，救太原，死于阵。各世著忠义云。

向子韶字和卿，开封人，神宗后再从侄也。年十五入太学，登元符三年进士第。特恩改承事郎，授荆南府节度判官，累官至京东转运副使。属郡郭奉世进万缗羨余，户部聂昌请赏之以劝天下。子韶劾奉世，且言近臣首开聚敛之端，浸不可长，士论魁之。以父忧免，起复，知淮宁府。

建炎二年，金人犯淮宁，子韶率诸弟城守，谕士民曰：“汝等坟墓之国，去此何之，吾与汝当死守。”时有东兵四千人，第三将岳景绶欲弃城率军民走行在，子韶不从，景绶引兵迎敌而死。金人昼夜攻城，子韶亲擐甲冑，冒矢石，遣其弟子率赴宗泽乞援兵，未至，城陷。子韶率军民巷战，力屈为所执。金人坐城上，欲降之，酌酒于前，左右抑令屈膝，子韶直立不动，戟手责骂，金人杀之。其弟新知唐州子褒、朝请郎子家等与阖门皆遇害，惟一子鸿六岁得存。事闻，再赠通议大夫，官其家六人，后谥忠毅。初，金人至淮宁府，杨时闻之曰：

“子韶必死矣。”盖知其素守者云。

杨邦乂字唏稷，吉州吉水人。博通古今，以舍选登进士第，遭时多艰，每以节义自许。历婺源尉、蕲庐建康三郡教授，改秩知溧阳县。会叛卒周德据府，杀官吏。邦乂立县狱囚赵明于庭，欲诛之，因谕之曰：“尔悉里中豪杰，诚能集尔徒为邑人诛贼，不惟宥尔罪，当上功畀爵。”明即请行，邦乂饮之卮酒，使自去。越翼日，讨平之。

建炎三年，金人至江上，高宗如浙西，留右仆射杜充为御营使，驻札建康，命刘光世、韩世忠、王瓌诸将悉听充节制。充性酷而无谋，士心不附。渡礪沙，充遣陈淬、岳飞等及金人战于马家渡。自辰至未，战数合，胜负未决。瓌拥兵弗救，淬被擒，瓌兵遁，充率麾下数千人降。金人济江，鼓行逼城。时李柷以户部尚书董军餉，陈邦光以显谟阁直学士守建康，皆具降状，逆之十里亭。金帅完颜宗弼既入城，柷邦光率官属迎拜，惟邦乂不屈膝，以血大书衣裾曰：“宁作赵氏鬼，不为他邦臣。”宗弼不能屈。

翼日，遣人说邦乂，许以旧官。邦乂以首触柱流血，曰：“世岂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动者？速杀我。”翼日，宗弼等与柷、邦光宴堂上，立邦乂于庭，邦乂叱柷、邦光曰：“天子以若捍城，敌至不能抗，更与共宴乐，尚有面目见我乎？”有刘团练者，以幅纸书“死活”二字示邦乂曰：“若无多云，欲死趣书‘死’字。”邦乂奋笔书“死”字，金人相顾动色，然未敢害也。已而宗弼再引邦乂，邦乂不胜愤，遥望大骂曰：“若女真图中原，天宁久假汝，行磔汝万段，安得污我！”宗弼大怒，杀之，剖取其心，年四十四。事闻，赠直秘阁，赐田三顷，官为斂葬，即其地赐庙褒忠，谥忠襄，官其四子。

邦乂少处郡学，目不视非礼，同舍欲隳其守，拉之出，托言故旧家，实倡馆也。邦乂初不疑，酒数行，娼女出，邦乂愕然，疾趋还舍，解其衣冠焚之，流涕自责。绍兴七年，枢密院言邦乂忠节显著，上曰：“颜真卿异代忠臣，朕昨已官其子孙，邦乂为朕死节，不可不厚褒录，以为忠义之功。”加赠徽猷阁待制，增赐田三顷。

宋史卷四四八
列传第二〇七

忠义三

曾^忘 弟悟 刘汲 郑骧 吕由诚
郭永 韩浩 欧阳珣 张忠辅
李彦仙 邵云 吕圆登 宋炎附 赵立
王复 王忠植 唐琦 李震
陈求道

曾忘字仲常，中书舍人巩之孙。补太学内舍生，以父任郊社斋郎，累官司农丞、通判温州，须次于越。

建炎三年，金人陷越，以琶八为帅，约诘旦城中文武官并诣府，有不至及藏匿、不觉察者，皆死。忘独不往，为邻人纠察逮捕，见琶八，辞气不屈。且言：“国家何负汝，乃叛盟欺天，恣为不道。我宋世臣也，恨无尺寸柄以死国，安能贪生事尔狗奴邪？”时金人帐中执兵者皆愕眙相视，琶八曰：“且令出。”左右尽驱其家属四十口同日杀之越南门外，越人作窖瘞其尸。金人去，忘弟朝散郎昱时知杭州余杭县事，制大棺敛其骨，葬之天柱山。事闻，予三资恩泽，官其弟怵、子崇、兄子寤，皆将仕郎。

方遇难时，崇甫四岁，与乳母张皆死。夜值小雨，张得苏，顾见崇亦苏，尚吮其乳，郡卒陈海匿崇以归。后仕至南安军。忘从弟悟。

悟字蒙伯，翰林学士肇之孙也。宣和二年进士，靖康间为亳州士曹。金人破亳州，悟被执，抗辞慢骂，众刃劓之，尸体无存者，妻孥同日被害。年三十三。

刘汲字直夫，眉州丹陵人。绍圣四年进士。为合州司理、武信军推官，改宣德郎、知开封府鄢陵县。奉行神霄宫不如令，以京畿转运使赵震奏，徙通判隆德府。时方士林灵素用事，郡人班自改《易系辞》为妖言，以应灵素。汲摄守，下自狱。灵素荐自有道，命转运使陈知存按验，掾史惧，欲变狱。汲责数掾史，知存憚之，卒以实闻。

通判河中府，辟开封府推官。自盛章等尹京，果于诛杀，率取特旨以快意，汲白府奏罢之。宰相王黼初领应奉司，汲对客辄诋之，黼闻，奏谪监蓬州税。钦宗召赴阙，汲奏愿得驱驰外服，治兵食以卫京师。时置京西转运司于邓州，以汲添差副使。建炎元年，范致虚师至陕，汲贻书劝以一军自蒲中越河阳，焚金人积聚，绝河桥；一军自陕路直抵郑、许，与诸道连衡，敌必解散。致虚以书谢汲而行。

金人再犯京师，诸道不知朝廷动息者三月，冯延绪传诏抚谕，谓车驾出郊定和议，令诸道罢兵。汲谓副总管高公纯曰：“诏书未可遽信。”公纯问故，汲曰：“诏下以去年十二月，邓去京七百里，今始至州何也？安有议和以三月，而敌犹未退乎？此必金人胁朝廷以款勤王之师尔，可速进兵。”公纯难之，汲请自行，公纯不得已俱至南阳，不进，汲独驰数十骑赴都城，二帝已北行，汲素服恸哭。寻代公纯摄帅事，捐金帛殍士，为战守计。诏邓州备巡幸，汲广城池，饰行阙，所以待乘舆之具甚备。就加直龙图阁、知邓州兼京西路安抚使。

汲奏：“欲复两河，当先河东，欲复河东，当用陕兵，请先从事河东，以定西河之根本。”于是金人复渡河，谍知邓州为行在所，命其将银朱急攻京西。汲遣副总管侯成林守南阳，金人奄至，杀成林。汲集将吏谓曰：“吾受国恩，恨未得死所，金人来必死，汝有能与吾俱死者乎？”皆流涕曰：“惟命。”民有请涉山作砦以避敌者，汲曰：“是

弃城矣。然若属俱死无益。”乃下令曰：“城中有材武愿从军者听留，余从便。”得敢死士四百人。又令曰：“凡仕于此，其听送其家，寅出午反，违者从军法。”众皆感服，无一人失期。

及南阳陷，命将戚鼎将兵三千逆战，及命靳仪与赵宗印分西、南门倚之。汲自以牙兵四百登陴望，见宗印从间道遁，即自至鼎军中，麾其众阵以待，敌至皆死斗，敌却。俄而仪败，金人攻之益急，矢下如雨，军中请汲去，汲不许，曰：“使敌知安抚使在此为国家致死。”敌大至，汲死之。事闻，赠大中大夫，谥忠介。

郑骧字潜翁，信之玉山人。登元符三年进士第。知溧阳县，岁饥，民多逃亡，漕司按籍督逋赋不少贷，骧患之，尽去其籍。使者欲绳以法，骧曰：“著令约二税为定数，今不除，则逋愈多，民愈贫，赋愈不办。”使者不能屈。时议自建康凿渠导太湖以通大江，将破数州民田，调江、浙二十五州丁夫，所费百万计。朝廷遣官视可否，骧条析利病，力止之。

通判岢岚军，改庆阳府。姚古奏为熙河兰廓路经略司属官。钱盖自渭易熙，奏辟幕下。地震，秦、陇金城六城坏，骧为盖言六城熙河重地，宜趣缮治，因自请董兵护筑益机滩，新堡六百步，以控西夏。堡成，以功迁官，赐绯衣银鱼。

唃廝罗氏旧据青唐，置西宁州，董毡入朝，其弟益麻党征走西夏。大观中，羌人假其名归附，童贯奏赐姓名赵怀恭，官团练使。至是党征自西宁求归，贯惧事露，议者希贯意欲绝之。骧谓贯欺君，请辨其伪。贯怒，将厚诬以罪，会败而止。擢京兆府等路提举常平。骧按格为《常平总目》十卷，颁之所部。时陕右大稔，骧奏乞以所部本息乘时广籴，得米六十万斛。

高宗初，以直秘阁知同州兼沿河安抚使。时谋巡近甸金陵、南阳、长安为驻蹕计，骧言：“南阳、金陵偏方，非兴王地；长安四塞，天府之国，可以驻蹕。”会帝东幸扬州，复请自楚、泗汴、洛以迄陕、华，各募精兵，首尾相应，庶敌势不得冲决。不报。金将娄宿犯同州及